

非常美術老師

「許多時高年級生走進美術室，他們會問我，為何他們往年沒玩這項目呢？我說，如果美術課每一屆都一樣，那也太悶了吧！」

二十七年，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但對於熱愛美術教育的簡太而言，漫長的教育生涯沒有消磨其教育熱誠，她依然視學生如子女，每一年為他們想無數的新點子，造立體雕塑、放風箏、學噴漆塗鴉又或是做火柴創作。簡太明白不是每個學生天性喜歡美術，因此她不強求學生一定做得好，最重要還是玩得開心：「上學，應該是生活樂趣。」

撰文·關靜嫻 攝影·李浩賢 插畫·關。

訪問這天，簡太梳了一個俐落的辮子頭，戴着黑框眼鏡、頂着高溫兩位學生在操場上奔跑，希望能在我們面前把學生的作品放上天空。這便是她給別人的印象，看似嚴肅，其實既親切又充滿熱情。第一次接觸救恩書院的簡李麗池老師，是在坊間的美術館，當時她正好帶教學生前來參觀，帶美術選修生來看看本地藝術家的創作。和她討論起藝術教育，她直言教美術不能困死於課室，走出教室，才是培養創意和審美價值的出路。

「藝術應該是生活化的，不一定高高在上，可以很貼地表現出人的喜怒哀樂，能隨意和家人和朋友分享。因此我上課很重視打破課室和素材的框框，學生不一定用紙作畫，不一定要用畫筆，更不一定要留在校園，即使是同一個主題，我也希望三十個學生有三十件不一樣的作品，而不是三十份標準答案。」

簡太是學校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主任，她的教學方針是「走出教室」，還有「寓學習於娛樂，寓娛樂於學習」。每一年她都有大大小小的新計劃，有一年邀請口足畫家盧佩鏞到校分享，然後率領學生齊齊用腳畫畫和寫書法，她笑指當時有十數位學生堅持不願在課室脫鞋，她便讓學生先做侍奉者，幫助其他同學，然後下課後給幾位學生補課，一起完成口足創作。簡太說：「讓他們脫鞋創作，不是要他們丟面，而是一次生命教育。我還會用魔術貼把學生的雙手固定，讓他們真切地感受到不能用手無力感。盧佩鏞一生也如此創作，學生試玩十分鐘便禁不住抽筋，他們自然更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

自製風箏 由家庭到教學

這麼多年的教育嘗試，讓簡太的美術課一直深受學生歡迎，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他們的塗鴉課和風箏日：「最初設計風箏教學，是為了我自己的小朋友，女兒和兒子當時分別只有八歲和五歲，時時會為他們設計有趣的親子活動。當年我們一家便報名了坊間舉辦的風箏製作課室，看到孩子喜歡，我便想起了自己的學生。」

於是簡太開始為學生度身訂造風箏教育，更邀請風箏藝術家陳健泉先生駐校協助，在學校試飛後便一起前往大美督。看着滿天風箏飛翔，學生亂跑一通，風箏的線還糾纏在一起，但每個參與者都笑得開懷，於是這項目由2001年開始成為救恩書院的常設項目，簡太每一年都會定立不同的主題，有時是立體風箏，有時是竹箴風箏，學生會一併學習戶外動感攝影，為活動留影之餘，更同時學習攝影構圖和技法。

簡李麗池老師希望學生能把藝術創作視為消閒娛樂，她更直言自己的學生作品絕對百分百原創，絕非抄襲或由父母代勞。

植址晴和陸頌茵是救恩書院的三年級生，他們於去年年尾體驗了人生的第一堂風箏課，繪聲繪影地分享着當日追着風箏跑的情景，直指放風箏較製作更難，因為一不小心，自己的作品便和旁邊的打起來。陸頌茵說：「之前沒放過風箏，覺得穿線特別困難，看到自己的作品飛上天，開心之餘又怕會斷線飛走，有時風一偏風箏卡在樹上，想扯下來又怕扯壞了，結果還是要老師幫忙。但一整天都在戶外奮鬥，真的很難忘很滿足。」

植址晴指除了記憶猶新的風箏課，她最喜歡的還有上一年度的噴漆塗鴉，指自己的校服還留着當日的噴漆痕迹：「未上堂前，覺得Graffiti很酷，雖然我們只是很大型的直立畫板上試玩，但面對這麼大的創作空間，我們都很興奮。結果噴漆時我們發現漆罐太大太重，張開手幾乎拿不穩，又要很用力按，結果一噴便失控，線條完全不受控制，整班同學也笑翻了。」



謝謝你包容我

小小的一個課室，擺放着各式各樣的作品，這邊看見一個蜘蛛俠的模型，那邊有兩三件環保物料製造的時裝，還有浮雕和風箏在課室一角，這課室絕不齊整，但充滿了色彩和快樂。課室的一角有學生寫給老師的名信片，是他們攝影課親自拍攝的作品，每一句話和感謝，大概便是簡太二十七年來的推動力。

「簡太：有時我會無理取鬧，你都會包容我，關心我，有很多時我都覺得我倆關係似母女，有互不理對方的時候，但事後一定會和好如初，兩母女那存隔夜仇呢？：）」



(左)陸頌茵(左)和植址晴(右)是救恩書院的中三學生，直言簡太的視藝課時有驚喜，讓她們明白美術創作最重要是打破常規。

(右)簡太每一年都會讓學生試玩Graffiti，是最受歡迎的美術項目之一。



看得出兩位同學都很享受美術課，她們認為簡太能把課程計得非常有趣：「就好像Graffiti，她不會只講理論，會讓藝術家到校講解，再讓我們瘋一天。即使是平日的創作，她也總是鼓勵我們運用其他物料，例如用毛巾、牙刷來繪畫，給我們很大的自由度和創作空間，因此美術課總是充滿新意和快樂。」

幾經掙扎的高中教育

低年級的美術課，總是充滿笑聲和嘗試的，簡太也因為多年來的教學嘗試，獲得了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獎以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等多個肯定。但原來在其教育生涯中，也曾有過灰暗的時刻，那便是面對高中課程改制的日子。「當時得悉新高中美術科的內容，第一個反應是唔識教，然後甚至想就此放棄教育。當時真的很迷惘，於是便在課餘時間進修，其後又到香港中文大學兼讀藝術文學碩士，課堂上有許多藝術家和我們分享，我便慢慢把學到的帶回學校，度過最艱困的適應期。」

簡太坦言，低年級課程的自由度較大，如果學生真的不喜歡美術，她更會降低門檻：「有動筆就收貨」，畢竟每個學生志向不同，她不強求每位學生都交出高水準的作品，只重視學生有沒有嘗試。「但高中不同，高中課程

的成績能助學生考取大學，我們的要求自然更為嚴謹，學生在自由創作以外，多少要了解如何才能考高分，這固然是一種限制，但也是在學制下無可奈何的妥協。」

簡太表示新高中課程其實不乏美好的願景，希望學生有創意，也要學生具備評審能力，給予學生的自由度也愈來愈高。不過既然是公開試，便會有評分，有評分，自然有標準，那藝術便失去了生命。「許多時學生會有自己的審美觀點，更會有自己的創作理念，但為了確保在高考的分數，有時或需要少少的妥協。因此教學的難度是如何教曉學生創作，能高分又不淪於制式。因此我會針對每位同學的性格擅長給予他們不同的資料和教材，甚至連補課都是單對單，讓他們每一位交的作品也獨一無二。」

二十四小時無休

為低年級的學生設計有趣的創作體驗，帶高年級學生接受一對一的輔導，簡太放在學生身上的時間實在難以統計，更被丈夫笑指是二十四小時無休的教師。簡太指沒辦法，因為藝術便始於生活，當她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到任何適合學生的素材，便忍不住轉發自學生的羣組，更時時在臉書和學生分享及討論各種資

訊。「我真的視每個學生如子女一樣，雖然有時很嚴厲，不斷把他們的作品打回頭，把他們罵哭了；但轉頭又會給他們一大堆有用的資料，就是想竭力幫助他們。」

教了二十七年後，簡太指自己快退休了，但她仍希望自己能嘗試更多新方法，讓學生能喜歡美術，即使將來不選修美術也沒關係。「經常有人問我，我又不打算做藝術家，為何要上美術課？其實美術對培養心性和美感十分重要，曾經有各行各業的學生告訴我，正正因為他們讀過美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推廣工作。因此我認為美學的教育，不應局限於分數，更不應受制於職業路向。」

